

書

蓬
總類
紀



禮部員外郎
楊儀枚

同治

正統

嘉慶

乾隆

南香

楊儀枚

蓬窓類紀卷第一

功臣紀

吳人黃時日昇

隆慶己巳孟秋海虞陶菴子評

陶菴

○皇朝文臣得拜極品爵者不數人威
寧伯王公其一也公當廷試日稿甫就
忽旋風起腋下騰公卷於雲霄中廷
臣典同試者咸仰視弥久弥高至於不
能見乃已中官以聞詔許別楮騰
進後公由中執法大司馬以進於伯魯書

之以志異云

太祖高皇帝取張士誠城破日開平營
忠武王入齊門所過屠戮殆盡中山徐
武寧王入閭門不殺一人至卧佛寺前
兩王相遇武寧始戒忠武勿殺嗚呼同
一兵民也遇忠武何不幸遇武寧何幸
耶厥後忠武之爵不續而武寧今已
五傳子姓繁衍茲固嗜殺與不嗜殺之
明驗也觀此曹翰曹斌傳益信不誣

嶂

題蓬軒類紀

故友刑部正郎黃君諱暉字日昇為人儂發

有奇氣少攻舉業名擅一時然未甚該洽及

筮仕乃始汎觀博取雖稗官小說街談巷議

經於耳而徹於心每廣座中持論梗々若懸河罪

屑聽者皆竦而莫測其端及得所著蓬軒類

紀凡若干卷上自 國家勲德下及閭閻委巷方

技滑稽灾祥神怪可喜可愕罔不具焉乃知其

學有自也中間所紀雖若不能無猥瑣或涉怪



經紳

異然皆得於耳目之所接父老之所傳師友
之所述非無徵也况崇正黜邪之意亦往往寓乎
其間他日觀民風者采之安知

國史不有取乎或曰所載多吳事止可以補郡

乘之缺震澤王整題 王守谿

嘉靖六年孟冬既望約齋俞洪書



桂文不

治

科第紀

近歲天下舉人會試禮部者數踰四千前

此未有也自成化丙戌至庚戌九科而

南畿會元七人前侍講學士崑山陸景韶儀

禮部侍郎丹徒費廷問言今少宰長洲吳

原博寬侍讀學士吳邑王濟之整考功郎

中泰州儲靜夫權刑部郎中吳江趙秉夫

寬翰林脩撰華亭錢興謙福是也七人中

與吾蘇四人焉蓋當時文運莫盛南畿而尤

盛吾蘇也。况原博與謙皆狀元及第，且儀
及第、第二、濟之及第、三。它凡不由會元而狀
元及第者，毛憲、清澄、朱懋、忠希、周亦、蘇人
而濟之與賀其榮恩。又南畿鄉試第一原博
與大理少卿陳玉汝、刑部郎中盛思禹主
事、陳于朝言、黃門給事毛貞甫、理揚、啓
同日升監察御史、賀澤民、元忠、朱天昭、陸
全、鄉完、進士、蔣元用、張汝勉、蔣子脩、欽、同
知、陸獻之、輩、或魁一經於鄉試，或刊其文

游

於春闈，其它由進士而游，登都臺，授任方面，
拜官翰苑，簪筆諫垣，列職郎曹，分符守
令，與夫登名鄉貢者，殆未可以數計。雖武弁
之士，亦皆觀感奮發，取科第以濟膺仕。如
太僕少卿劉與清、寺丞張廷節、冬官員
外郎張嘉玉、主事張守之，雖以曠之不肖，亦
得廁名秋官之末，吁，盛矣哉。

濰亭去郡城東三十里，崑山去濰亭東四
里，又東百里為劉家港，港口大海也。海潮入

港抵崑山止。宋熙寧八年辛丑朔，越崑山抵維亭，人甚異之。適長洲黃由狀元及第，蘇人曰：潮到維亭出狀元。後三年為淳熙十一年甲辰，潮又過崑山，衛涇亦狀元及第。人益信前語不誣。由是此語相傳，二百餘年。然無是人，則潮不至。大明成化辛卯，郡守番陽牟霽，歲暮迎土牛於婁門外，網魚者忽得江豚豚，海物也。潮至隨焉。吳士大夫咸誦此語為賀。立初未信，明年壬

辰，今少宰吳原博狀元及第，崑山驛樓遂扁曰：問潮，蓋望其更至為後期也。又二十一年為弘治壬子，慈溪楊子器來為崑山令，八月潮過維亭，楊曰：潮既過矣，奚以問為？遂易問為迎，明年臚唱第一，今修撰毛憲清崑山人也。潮凡四至，而狀元四人，記取更為後來者嗣焉。有宋咸淳乙丑狀元阮登炳，大明正統己未狀元施槃，皆蘇人。未知潮於此時曾至維亭否也，不敢強

為附會

○吳縣學舊在郡城西隈卑隘迫營壘戶部侍郎周文襄公與郡守况公伯律相與圖遷購地昇平橋東廣袤視昔加倍建學遷之正統戊午歲也既遷泮池蓮開有一莖三花之瑞庠生周郁施槃張同和頌鄉薦郁得魁人咸以為應文襄曰未也鄉薦恐不足當之明年廷試槃狀元及第文襄特立石紀其事于學子云

和同

踏燈
編修

○美元啓弱冠頌鄉薦負重名一日游金陵少宗伯倪公克讓適生子設湯餅會元啓與焉賀以詩所生子今大宗伯舜咨也後元啓踏燈禮闈三十年至宗伯為翰林修撰主試始獲一第事之難料有如此也

賦役紀

○臨清賦役每三年一更如以隸兵為閭夫而閭夫為隸兵之類也是民自十五至

六十無歲無役出六十與篤疾不能應
役者俾納米一石方獲免于為作均
旱澇謚載清源集

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秀元
末江南第一富家富卒二子茂旺我

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其歲獻白金
千錠黃金百觔甲馬錢穀多取資於

茂茂為廣積庫提舉姪孫玠為戶部
員外郎後茂罪當辟以有營建工緒未

遼

訖但黥賴為藍黨猶得乘馬出入既而
發遼陽從戎籍其田數千頃每畝定賦
九斗三升吳下糧額之重生此沈之從
戎遼陽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

國初紀

張士誠被困日久城中食盡一鼠售錢三
百文革履鞞鞞亦煮而充飢甚危急士
誠乃集吳民告曰事勢如此吾無策矣
將自縛詣軍門降以救汝曹若死守

館

則城破無噍類矣。民間伏地長號，有死守志不聽。遣嬪御悉自經于齊雲樓下，竟鑰戶舉火，須臾烟燄漲空，嬌娃艷鬼蕩為灰燼。乃詣軍門降，吳民哭聲數十里。王師義之，厥後高皇帝多用吳民，實金陵坊廂，蓋亦取其能與士誠效死也。至今恒有得寶玉首飾於齊雲廢址者。

蘇郡治在西館橋西，衛治在西館橋東。又

東則張士誠故宮址也。郡守魏觀不歆居衛下，偏乃新士誠址而遷之，堂宇完麗。視昔有加。戶部侍郎高季迪時致仕家居，為作上梁文，往賀衛主帥以聞。高皇帝遂執魏寘于法，高坐腰斬，因其文有龍盤虎踞之語也。府治至今仍舊也。

妖人紀

周岐鳳澄江人能詩，有巧思，文房器用裳衣冠屨悉自制，良工莫及。亦諳邪術，嘗

有作... 蘇郡... 衛治... 齊雲... 蘇郡治在西館橋西，衛治在西館橋東。又

寓宿富家主人劇飲醉臥主人妻忽蹴而告曰館賓必奸人吾展轉不成寐若聞其相喚者試往覘之主人披衣出從壁隙窺周方裸体披髮戟指相向以詈主人亟呼家人操刃至周已踰垣逸去後又以事坐大辟拘械赴京亦從中途逸去官府求急周妻日被箠撻無從獲周亦漸無所容琴川錢暉與相善周暮夜以詩往謁有曰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似孔融錢醜

其行不納而去飄蓬湖海者數年忽一夕

潛歸其妻泣謂曰不歸君則結髮義絕必留君又彼此非利萬一娘吾將歸之君耶官府必求君將不歸之君則吾十年之節一夕而敗為之奈何周是其言相抱一慟而別竟客死噫周不足道也周之妻與富人之妻可謂貞矣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履襪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

婦人三朝習常操卓乎不可測已使
孫通資士大夫必得去產當行檢
不世今消天者乃故亦之罪人雖有美
口而性其元屬焉可惡也哉

按此詩見在外錢暉作詩以詠之今以周以詩詠
錢暉美以全首詩觀之當是錢暉所作也疑日并誤

此等奸巧
實涉極典
勝不呈以

身生厥辜

此可謂之
人妖

穿棟成

補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
共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
由是人益重之庠生某慕寡婦必欲與私
乃以厥妻給為妹賂隣媪往延寡婦之至
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啓戶如廁妻如戒生
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
也厥明繫送于官訊鞠之姓桑名羽中年終
二十四自幼即縛足小而為是圖富貴家
女其之私者如干人法司上其獄憲廟

以為人妖實諸極典云

京中有人手足俱無父盛以布囊僅滿二
尺儼如魚形挾之出觀者如堵其面甚
鉅其聲甚雄能就地打滾世未有如此
人也

災異紀

景泰甲戌吳多雪正月望日一夕積七八
尺比曉城郭墳咽民居被壓歎側者覆
縛茅者棟穿標之綿而瘠者咸折通

皆

峙

此亦收上多
以此先減極力
不知做老氣
為可為為身
僅止一化為老
百粒粒

衢委巷僮而卧者比是突而烟者十二
三而已郡守龍右汪許以為祥命擣雪為
獅相峙府治東西墀高可盈丈西睛以
巨抽齒毛爪鬣設色而為汪喜溢眉宇
合府衛群寮相宴賞張燈為市飾優
為戲簫鼓聲徹明始息自春徂夏淫
雨連綿海潮湖水相泛溢膏腴千頃為
巨浸桂玉騰價民庶艱食疫癘大作
死者無算始猶以措次以畢善千席又革

膏

次棄諸水甚則駢死一室積癘騰穢癘
氣愈熾豪門富室亦不保未幾汪亦
告殂

弘治壬子癸丑山東連旱黎庶艱食壯
者流移幼者賣去其諸老與病不能
行者待斃而已閏五月三日牌卒報老
嫗自溺莫能救竟沉子亟往詢之嫗
郭氏女年八十三孀居垂五十年惟一子
應役江南三年弗返存亡未卜嫗老不

能行焉詣其隣。自顧不瞻莫肯與。縱
有與者亦不充。且不繼。嫗飢不堪忍。遂
溺子命。水手起其屍。具棺斂。求其良人
故阡。合葬焉。而吊以詩。載清源集。

傳俊生二子。長曰海善。經理足以脩養。
而沮於其妻。次曰小小。孱且幼。藉其父以
食。父老而康稔。歲足自給。且以給其幼。
弘治癸丑。山東旱甚。比得雨。又決旬不止。
漲溢通衢。生理蕭索。居民艱窘。後日

一嬰亦罔繼往。就海養海。初以窶辭。既
而曰。即養不能及其弟。父曰。然則汝以養
吾者。養吾幼。吾自圖之。言訖去。遂不見。
已躍入閘河死矣。幼子匍匐來死。所求
父屍不獲。遂赴水死。觀者泣下。嗚呼。傳
海不孝而不罹顯戮。小小死孝而不被旌
褒。司民社者。將得辭其責乎。

異人紀

袁某不知何許人。景泰中游京師。石附

馬適生私嬉謫官袁為行降筆法令
石具紙筆於靜室鐫其戶袁焚符誦
呪伏戶外須臾啓戶入視大書於紙云某
月某日復官後果驗豐城侯李公母目
盲袁召天監行治縛高架于李之壺閣
前置玉器其顛每夜分李自登視輒得
成藥不數日復明召李謝儀甚腆由是
聲譽著聞 朝廷召送大總兵石身處
隨軍問禍福一日石與大司馬于謙方

乃幻術耳

閱武暑酷渴甚袁旁侍石命作游仙夢
法袁易幣衣懷鈔二貫斲卧帳中少頃
起左袖出玉黃子五十餘右一袖則王瓜數
莖二公大以為神竟不知何術也三事皆
予伯兄武畧府君所目擊手

燕有貧家女性頗慧數歲時聆其伯母
誦佛書輒記不忘里有慕之者以禮聘為
婦後伯母死女繼之誦日久不輟文義通
曉專心事佛不復有嫁意母恚曰欲辭聘

禮矣償女曰必有施之者毋許女退未幾
一翁以白金來施視聘禮信焉里人與其家
咸詫女能前知母以所施半償聘禮女曰
全界之恐亦不得用也乃作偈曰業緣休
認是姻緣一念真空已了然。迷時與你為媳
婦。今日身居天外天。毋携金與偈往遂得
辭不數日聘家金為盜持去由是人信女神
靈呼為活佛遠近賫香幣來拜謀事
者坐以妖人惑眾收下錦衣獄雜治之無
驗移繫秋臺莫能行以筐舁至于適試
政秋曹嘗一見之鞠亦無驗抑之嫁則請
死繼諭之曰君命也孰敢辭遂令邑庠生
某娶女焉未幾卒

此可移如師又生性理已明生死已曉
是地多是也乎

蓬窻類紀卷之二

厚德紀

吳人黃暉
陶菴子評

日昇

尚書楊公仲舉人有厚德從軍武昌与廬
陵楊文真公布衣友後文真貴顯薦為
景皇帝潜邸宮僚居京師乘驢隣翁老
得子驢鳴輒驚公聞賣驢徒步久雨水溢
隣大垣渚水公家家人欲與競公曰天不恒
雨晴當自涸隣葺頽垣復侵公地公亦

此何不愧於
身

不較作詩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此
也不妨金水河橋成命簡有德者試涉廷
臣首推公焉

陳僖敏公侯長憲都臺時以監察御史王文
薦子宣廟不數載文亦至右都御史每凌
僖敏王入臺僖敏後至王輒命堂吏鳴鼓
集諸道御史升揖僖敏至略不較一日僖
敏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需諸道咸不
平王至知公遲鼓以待自訟曰吾在陳公度

中矣厥後景皇帝易儲王與謀英廟復
辟乃誅之僖敏位極師保致政壽終

觸

周文襄公以戶部侍郎撫吳日舟從錫山
來天未曙公盛服待旦舟抵閩門觸石燭
仆汚公衣公易服舟人伏地請償公曰衣
無恙恐風露偶自勿耳一日從外歸有醉
僧奪公開路槩前驅至院僧與羣羊皂
綴立公但慰遣之而已其德量寬厚如此
不但立法之善迄今遵行也

館

畢

旬

夏忠靖公原告治水東吳于范文正書院
傍室聞范氏子孫有事於中堂公衣冠獨
坐此三鼓畢事方就寢

政蹟記

都御史韓公永熙候旬宣江右時忽報
寧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密遣人
馳召三府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
王八具言兄叛狀公辭贖莫聽請書王
索紙左右昇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公

視永熙與某王合人嘆
美非古人之所及也

上其事

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相

懼諱無言使還

朝廷坐韓離間親王罪

當辟械以往韓上木几親書乃釋天順初

兩廣亂命公往討師次大藤峽道隘甚

旁夾水田老人百餘輩迎拜道左慰勞公

且訴賊所苦公疑詐亟命武士執之乃下令

索水田中果得苦竹鎗數十件俱斬之由事

是蚤種膽喪望風奔避兩廣遂平公之

機警謨畧神速如此殆非學而能也

枯 撞

侍郎孔公韶文宣聖五十八世孫居吳中以
甲戌進士出宰連山多著嘉績陞高州守
天順中兩中兩廣蠻種作亂簡命右都
御史韓公永熙總鎮兩廣威令嚴肅罔不
畏憚初孔之境有盜嘯聚山谷甚猖獗
孔匹馬入其巢開陳利害至再至三盜感
悟刑牲軟血指天誓曰公能全我不復叛
矣酋長自百輩從公見韓初至歎盡
戮公執不可韓震怒覆案曰敢以鄉曲

其而

故抗吾令邪公辭氣從容堅執不可時大
叅范憲副馮士定僉憲戈允中顧廷
望皆曰吳人合辭勸公從韓公公曰吾許以不
死招撫爾來若殺之是誘之也不足伸威
祇敗吾信且禦夷之策爾恃者信而已信
失何恃以服夷耶韓悔悟從公議盜終
公任無一叛者觀此公執信韓之從善誠
兩難也

○河南山東愚民遭亢旱輒指新花并屍骸

為早魁必聚衆發掘磔爛以禱名曰打
早骨椿沿習已久奸詐往來藉以報私讐
孝子慈孫莫能禦蓋以禳早為名愚民
相扇起蟻集瓦合固難禁也弘治甲寅
都憲四明屠公特疏止之官具作偽者於
法諸為從者悉隸邊地戎籍由是其
風稍戢

王瘤子名臣京中人挾術游江湖天順
初謁大都督董公於金山公閱其術王

身及為習而信呢
妖人罪之以此也

出水刻小童置案上長可三寸眉目咸具
手足能動王索碗貯水鼓掌呼童子浴
童躍入水作澡浴狀須臾躍出公大奇之
逮北歸公命諸武曹餞于海上贖白金一
餅王受而擲諸海水珠濺坐席武曹皆動
色王起謝曰銀在特相戲耳乃復出諸
袖中衆益以為奇

憲廟時用近幸薦拜錦衣百戶尋與
巨璫王敬同往江南

江南下
有采辦

孫某寓索
時以中執法巡撫

所過括取
金帛古玩
誅未十二
未行疑數
多二字

南畿無厭郡邑騷動大冢宰三原王公
時以中執法巡撫南畿按其挾左道惑衆
上悔悟竟斬之傳首江南敬亦竄逐人
心稱快

○ 吳城東南有尹山小鎮也居民百數家景
泰甲戌吳童謠曰尹山做勢未幾有許道
者於尹山構屋數楹圍一室于中不設戶
牖鑿一竇於暗處蛇遊乃入中置筮輿
許擁衲卧焉其徒告人曰吾師服氣不

加
食十年矣有痼疾與之臍相磨輒愈無
疾磨之亦得延筭里人咸趨焉捫其陽如
閤者由是女婦亦往與磨多為所私而
莫敢言蓋許能呼吸使陽物消則如閤
長則加甚里孀沈三娘與磨甚密他與
磨者日益衆一郡閤然時都御史王公文
賑饑吳中間許事即糾其姦命羅卒往
擒咸不敢往且泣曰許有劍呪之術能飛斬
人公聞之亦頗訝乃命武曹帥千人戎粧

以往環其居群徒告急許乃仗劍出跌于石叱曰近吾者先死衆斂縮不前一武士奮擒之連逮百餘人公志械送京師斬于市謠遂驗

忠烈紀

副總兵馬公俊體貌魁傑騎射絕倫威震廣右一日謀報寇至公與參政馬孔仁師師往討進薄巢穴西部請裝塘公叱曰此逐之遁耳非殺賊也遂與孔仁前

仁儒臣不諳戰陣倚公勇亦不設備日卓午炎甚士卒解甲少憩忽群寇從茂草中突出以鎗剝公臆竟不得展其勇孔仁亦被害問其地則雙倒馬坡也公與孔仁偶皆馬姓豈非有數耶

劉源字嗣宗江陰人豪宕不羈好為誇詞合肥湯胤績亦豪俠有詩名一日相值廣坐中劉曰湯雖出將家問學識見種過人無不愕聽既日再加數年依稀似

問學

無不作衆既日

圖

秋
畫

我矣其誇類此亦能使湯心服嘗上疏
 數郡守貪酷有日願以闔門百口與知
 府莫愚同斬于市捨臣一家之性命以救
 一郡之蒼生 美廟讀之動容事下憲
 臣坐劉誣謫戍雲南又抗疏言守帥驕
 橫撫禦無法半載之內四徹 宸聰後
 老代歸已已土木之變劉憤奮至忘寢食
 撰平胡十二策欲獻會 美廟還乃罷
 武功伯徐公治水張湫劉嘗有贊劃功

年八十餘隋土水死

高士紀

逃虛子姚公廣孝初禮嵩山僧為緇流
 翊戴 文皇帝靖內難功出諸將先拜
 少師 春遇甚隆特恩許祭掃來吳中
 公與王仲光先生善首往謁府衛將吏
 威從王閉門不納公悟曰仲光高士也騎
 從以往非是厥明徒步躋仲光門 啓
 復合接膝而談良久諸從行潛伏以聽

闔
膝

或聞公有悔辭者王忽蒼既墮地而仆口
目俱歎公退初公之婦感明良相遭欲
起仲光夾輔文廟至見其病風不可乃
止書此著仲光之高潔見少師公下賢
之美德也

傳

○呂勉字懋功嘗從高太史學太史死勉
居南濠絕口不談詩永樂中始謂人曰
我高太史弟子也出太史槎軒江館等
集手稿并其兩作太史傳及社中張子

事作之作

宣方以常王止仲徐幼文楊孟載張來儀
浦長源梁用行諸公哀挽事載槎軒
集後百餘年廣東提學僉事張企翔
始以其集梓行於世

異行紀

○賈孟泰為庠生時同舍岳本和當撰表
太守呼之急不及闔戶而往暮未還賈
散學為入闔几上白金二錠蓋撰表貲也
賈欲持之歸恐涉嫌棄之去又不可為

留一宿未曙岳來索自分必志矣見賈在拜
 謝持去後為湖南委吏省叅徐輔德亦賈
 同舍剛方嚴毅賦污必汰郡守召賈曰知爾
 與徐善一郡當必無恙賈退思曰不為營方守
 命必為營沮法徐吾知兩全矣乃不與徐接
 竟至省以老乞歸歸貧無居妻子繼沒寄
 食洪範僧舍扁寢處曰三絕蓋累世宦族
 與嗣與居至孟泰皆絕故云吳士大夫里居
 者咸高其誼憐其貧月醪金會飲洪範

徐法

歸所餘於賈以給日造賈卒乃罷卒時年
 八十八

○正統間柳公彥輝以監察御史督捕閩浙
 二省事竣便道還吳汾湖陸坦富翁也來餞
 公行公從陸貸銀五十兩為入京貲不立券豈
 惟陸之家不知雖柳氏惟公冢子仲益知之後
 公陞憲副卒于山東朝廷據閩中舊事來
 錄公家公雖歿一家悉械至京謫戍遼陽越數
 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土田室廬漸復成

積

三百作百餘往

仲益曰

目也

化丁未距公卒時已四十餘年坦卒亦三十年矣仲益檢債銀及五十兩因具牲帛不遠三百里來拜坦墓納金坦子大驚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與若翁知之吾弗償他日何面見兩翁於地下也陸遂納噫此与包孝肅尹京時還金事相類寥寥四百年僅再見也

閩揮使王某少孤賴母氏撫育得世厥蔭官母卒浮屠氏日滌屎穢水勿汚地則死

者釋德資福王亟命勿復貯留他器日以盃飲之越百日乃竭八閩咸稱為孝順王云它行尤有奇絕者王近四十之嗣其妻為納麗寵以進王具冠裳焚香額天曰其實不德天靳吾後吾不承天又活一女子體吾不為也乃狀地長號妻懼而還之後連得二子噫孰謂天不可格邪

固介紀

大司成劉文恭公介而固天順中公以翰林侍

浮者氏故知武中王其勿可...
其不納...
見仁厚...
君子人與

講主京闈秋試比填榜解乃盧龍衛軍同
事者歆抑置第二公不可曰吾惟文是取它
遙計郭遂定乃今大司空劉公宣也吳儒賀
宗振與公兒女姻公過馬賀曰歆以觴肉斗
酒奉談笑願少留公一日餘酒啖肉而已餘珍
饌一不顧強之亦不食其介与固率類此

穎慧紀

參政劉公欽謨穎慧絕倫經書子史過目
終身不忘為庠生時出遇雨避于染肆有

悵

染物衣章之者

聞悵

簿籍公閱之則染張也少頃晴霽公去未幾
肆回祿諸嘗以物與染而取者之百輩紛競
多寡莫能決公間為詳書一秩畀之毫髮
不爽其穎慧如此

冠願記

嘉禾周鼎字伯器穎敏絕倫初為大司徒
山陽金榮襄公幕下士正統末公從討閩
中冠師次杭州四明章文重慕伯器名來
謁公曰聞有周鼎者願與角公作南征詩
百韻進兩生於前為誦一過問之皆曰能記

其人固而不情吾所不取

吾

遂各書一通上之一字不遺周曰請從未句倒
誦至前章謝曰而今而後知讓君矣周以
從征功為某縣典史迂腐不任事罷歸晚年
乘小舟遨游三吳所至持金幣求詩文者甚
眾卒藉此為生涯又以衍餘買田數百畝
家遂裕嘗修杭州志年八十餘燈下書蠅
頭細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為範信手與目
毫髮不爽成化中罹回祿詩文書牘一無所
存周蒙被而卧數日忽起書牘為一十二

近太

冊不下千數百篇不惟無遺忘而前後次序
亦不紊嘗為予作先大耳人壽序文始堂
及東樓記卒時年九十云

德然紀

王伯讓行貨于閩廣馮公嶺見一人仆於道
一婦守而泣一童負行李斫而疾王善醫視
其脉暑所中耳即取昇藥之而去仆者遣童
子問氏名曰我蘇人王伯讓也抵閩為貨
不即歸明年始促裝以酒飲邸主告别甫

李度

滯

散去主邊殂厥妻訟王行毒王就逮郡倅
訊鞠之閱牘見王名力證其誣乃獲釋倅
即向仆者事之相遇有如此

大都督翁公紹宗總督三吳海道好結納文
士出巡抵太倉飲一縉紳家時封郎中陳公在
陪位酒酣主人擁矢請投翁與陳角既負與

陳商閱又負翁慙作色起主留之弗克竟去
陳子琦在職方聞而啣之適臣瑞曹吉祥以
叛誅陳疏翁為曹黨遂貶公結納者無

無司字

于

巨

公詞

情

慮百輩所忤者惟陳一人竟受其害不聞
有援之者然碌碌終日徒取忙耳

節婦紀

陳貴本醜客贅高氏生二女皆國色貴年老
資耗長贅胡景三月別去十年弗返儻子
屋三楹以居隣嫗亦罕覩二女之面內外井

井作弄

鄉黨稱之予同舍虞允忠監察御史禎
冢子喪偶歆繼其少少年十七貴以寡與
幼辭允忠堅求許焉監察耻門閥不敵

女

不敬聘允忠繼母從史成禮監察見其婦
 道修整喜曰不圖商家有此女也未幾貴與
 長女歿監察亦卒未葬罹回祿家業一空
 允忠移居學宮傍歲朝啓戶見巨蟒臥限
 驚呼陳操丹至不見允忠曰安知非作龍地
 乎陳曰元旦非時門限非處竊為君憂焉允
 忠是年卒陳年纔二十五惟一穉女迎厥母
 高與居迄今三十年冰蘖之操凜然如一日
 雖古名節婦未過也書矣觀民風者采焉

蓬窻類紀卷第三

著作紀

黃暉 日昇
 陶菴子評

高啓字季迪別號槎軒初居吳城東北取張
 士誠據吳日時彦皆從之啓獨徙青丘避焉
 號青丘子國初被薦召修元史成拜翰林
 國史編脩尋擢戶部侍郎懇辭致政歸
 適江夏魏觀以國子祭酒來為郡守高以
 魏嘗同在史館為徙居夏侯里以便朝

高

藻

夕親與魏以府治隘弗稱即士誠廢址遷之衛
 主帥疏于 朝遣御史張度廉得其跡執
 觀械繫至京斬于市高與王彛輩悉坐
 觀黨以死時年三十九所著有姑蘇雜詠
 婁江吟稿史要類抄及在鳴江館鳳臺
 吹臺榭軒扣舷魚藻諸集與楊基張羽徐
 賁同有詩各世號高楊張徐以擬唐四傑去
 揚基字孟載號眉菴謂眉無用於人之身謙
 辭也讀書日記數千言尤工於詩穠麗纖

烏

蔚所著有眉菴集仕至山西按察副使
 張羽字來儀初烏程人元末避地居吳中少穎
 敏讀書一覽見不忘為詩文俊逸典雅善畫洪
 武初舉明經為郎庠訓導歷官翰林待制
 太常司丞所著有靜居集
 徐賁字幼文居望齊門外少負才名洪武丙
 辰膺薦出使晉冀還奏稱 旨授給事中
 改監察御史又改刑部主事權部事平反明
 允陞廣西參政轉河南左布政使會大將率師

平隴右往還中原以徐歎其犒勞訴于上遂
下獄死所著有北郭集

○王彛字常宗剛正好古國初被薦召修
元史成歎官之懇乞養親歸吳閉門著述
號媯雉子魏觀守郡浚河得佳硯常宗為
作頌觀被誅坐觀黨以死

○謝徽字玄懿與高啓同被薦脩元史成授
翰林國史編脩復命俄授諸王及授開
平王二子經久之拜吏部郎中懇乞致政雖

忤旨仍賜白金以還卒于家

○張適字子宣七歲習詩經過目成誦十三
赴鄉試稱奇童元季隱居不仕洪武初宋
濂薦脩元史拜部水郎中未幾辭歸與高
季迪揚孟載張來儀徐幼文王止仲梁用行
方以常錢彥周杜彥正浦長源輩結為詩
社號十才子

○申屠衡長洲人幼學於楊鍊崖維真明春
秋肆力古文號樹屋傭洪武中草諭蜀詔

水部

宣

頌

稱旨授翰林修撰

高士敏李迪太史族弟善屬文太史嘗評其文有春容温厚之辭無枯槁險薄之態盖山林而館閣者也所著有辛正集

盧熊長洲人元季兵起隱居著述嘗脩郡志於凡古跡祠墓山水泉石園亭寺宇靡不備悉高季迪每為賦一詩號姑蘇百詠陳惟寅與弟惟允廬山人元末避兵來吳居舫塲巷宋貴幸朱勔故居名朱

家園惟寅更曰綠水林亭軒沼各有扁日與高啓輩嘯歌釣遊其中題詠殆遍啓有記惟允早卒子繼字嗣初文行超卓廬陵楊文貞公薦為翰林檢討所著有願菴集至今子孫以儒業相傳

周砥字履道與馬元素有荆南倡和集頗有唐人家法至正壬寅客會稽卒於兵中

詩話紀

合肥徐誌勳臣裔也耿一目其氣與詩俱豪

少司馬長沙王公偉與相契景泰中延徐
至京語曰子閱將臣無踰君材者第失爵
久卒難復已約大司馬于公矣翌旦畢朝
過我君少屈膝可圖也非直友義當然選將
亦吾職耳徐謝曰爵可失膝不可屈膝得
爵後會當何如處明日于至徐竟不出遂罷
嘗有詩譏邊將曰龍沙逆虜初回馬麟閣
功臣已賜貂又曰丈夫若得封侯即不使胡
兒夜度關觀此可想見其人矣

猫

楊文理純綺子也侈靡善吟中歲貧甚與杜
公序善杜以進士出為攸令楊欲往謁關道里
費趨趨久之楚有商于吳者難楊曰為我作行
舟八詠即載以往題曰蓬檣篙櫓貓纜舵跳楊
援筆一揮而就商讀之躍然起敬載之往且
厚贈之嘗記其詠蓬曰兩濕湘帆翠欲流飄飄
偏稱木蘭舟纜從紅剪今灘頭掛又向白蘋洲
畔收數葉飽風淮浦晚一繩拖雨洞庭秋蓬
萊聞說三千里藉爾何當作勝游櫓曰誰倩

蓬

公輸巧斲成翮。渾訝逐風鷹。分開水面秋
烟冷。斲破波心夜月明。船尾駕來三尺短。棹頭
搖去五銖輕。不堪聲作伊州調。客重衣聞來倍
慘情。餘不能全記。播有日宵。歸海上疑撐月
晚。泊山隈。欵凝雲。雖愛高標平地起。最憐
孤影隔溪分。篙曰誰剪瀟湘玉。一枝棹郎長白
手中持。撐開柳楊橋。近市移過桃花渡口。祠
猫曰一鏢似月分中墜。四筵如錐向上擎。纜曰
秋風任擲孤蓬外。夜月長維古渡邊。舵曰
不入紅塵芳草路。慣依疎雨落花津。跳曰
踏破曉霜還有跡。溜殘春雨不生蒼。如此
等句誠亦動人。惜不見其全集。

天順中首相江右陳公薨于位。有帛以詩
曰。何事先生蚤蓋棺。薤歌聲聚路人懽。填
門客散恩何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海已
無前日利。冰山誰障舊時寒。九泉若見南
陽李。為報羅倫已復官。亦詩史也。
徐用禮號南州能詩。佳句本富家子。

此詩一筆作也。福祿火容與。
人隱見揚善之。其未之。或者
以爲詩史其未之。

莫

以詩貧晚歲落卒藉詩給日尤工香奩有南州
集嘗題劉阮天台圖曰白雲蒼靄迷行路水
復山重不知處行過礪谷有人家忽見東風
萬桃樹芳香艷態娛青春花間得遇娉婷
人五銖衣薄捲烟霧笑語使覺情相親神仙
雖遇終離別千古佳名自傳說天台山水至今
存桃源望斷空明月亦可詠誦

○ 郡照王尚文詠綿花曰采采西風雪滿籃御示
寒功已倍春蚕世間及少閑花草無補生

精
錄

民也自慙石田沈啓南詠蚕曰衣被深功歲蠶
動碧筐大暖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食葉二
月吳民要賣絲此二詩亦可傳也

○ 孟小姐校官澄女嘗過惠日菴訪尼僧書其
亭曰矮矮墻圍小小亭竹林深處畫真紅
塵不到無餘事一炷烟消兩卷經詩亦佳

○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詠迨
遍有客畫一絕去采石江邊一培土李白詩名
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

芥亦確論也

臨川饒參政介之至正未領咨議參軍事於

吳慕高季迪才名召之至再強而後徃目命

題倪雲林竹木圖實試之也且水木綠曲為韻

先生信口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

綠踰垣為惜酒在樽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

驚異其敏捷且嘆賞其詩延之目勸之仕先

生笑不答時年纔十六又二年先生年十八願

而長貧未娶婦翁周仲建有疾先生徃言

翻

公行下有 曰是子來 至也句

之周出蘆鴈圖請題先生走筆賦曰西風吹折

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翼垂沙閣水寒魚不

見滿身風露立多時翁即擇吉日以女妻焉

永樂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回田里而

儒士應賢良方正舉者輟得八品官尹翰林

岐鳳有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

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于節菴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少

卿前後幾二十年其赴京獨不挾土物賄當

路汴人嘗誦其詩曰緇帕磨茹共線香本資
民用及為殃清風滿袖朝金闕免得問閻議短
長

○有人泊舟采石夜聞鬼哭既而若謳吟者達旦
大書一詩沙上云長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
弔屈原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誰識鴈行冤
紅粧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尚倚門采石江
邊腸斷處一輪明月照雙魂讀之亦可憐哉

枝藝紀

可漢

○葛可久國初名醫有奇驗一人患腹疼延葛
治葛視之謂其家曰腹有肉龜藏換熟睡
吾鍼之勿令患者知知則龜藏矣患者問
故家人誑曰醫云寒氣凝結多飲釀酒自散
耳患者喜引觴劇飲沉酣而臥家人亟報
葛葛診其脉以針刺其腹患者驚悟寤界
以藥須臾有物下儼如龜形厥首有穴蓋
鍼所中也病遂愈又一隣婦娠將娩氣上逆
疼不能忍就葛治葛見之遽以掌擊案厲

痛

撲齏
案朱筆
校改誤

聲大叱婦驚產一子。嘗慰曰：向見爾色青，氣逆是腹中兒上攻，少緩不可救矣。猝然被驚，故即產也。其神驗如此。

梁興甫善扣老戴二者。蘇衛揮使其弟，體貌雄傑，膂力絕倫。嘗游天平山，同行者為虎所攫，戴倉卒持一挺奮往擊虎，虎即斃。攫者生還，由是名稱赫甚。興甫族既微，貌亦猥然，自恃其藝之神，恒出語侮戴。戴啣之一日，相值開元寺，梁謂戴曰：凡拳師相角，

不可容情，必各盡藝，雖死不悔，乃敢角。戴曰：然。諸惡少為兩家徒者，皆云然。戴奮臂揮擊，謂梁曰：有隙，爾即入。梁應聲一躍，疾如風電，戴足忽在梁手中。俄皆迸仆。戴破僧之竹牀而刺入腕尺許。梁左目被擊，幾失明。皆久久方甦。觀者咸劣戴優。梁云：予隣馬伯和為予道其詳，馬亦旁觀一人也。

●南京一樂工能刻木為舟，大可二寸，篷棹櫓舵，咸具。兩人對酌於中，壺觴豆飭滿架，一人

經案

良

挽篷索一人握櫓一人運舵皆有機能動置之水中能隨風而行略無欹側一舟必需白金一兩好事者競趨焉迨與古之棘猴者無異

○會稽蔣中孚號秋鴻挾子平術來吳道人已往事如其言乃為書其將來不如其言則拂袖去蓋自負言之必中也因病目臥子塾今大僕丞文君宗儒時已登鄉薦微服偕一老造熟蔣方以疾辭而庠友浦汝正陳師魯繼至迫不得已蔣曰諸君莫子釋款試吾術

若翁
當下有
亦字

也第各言生年時月太僕首進蔣曰君必戊子貢士君父當貢士惜官不甚顯君第它日必有登進士者餘不能悉也老者繼進蔣曰何孤之甚也良久乃曰父母妻子刑剋迨盡非僧即道耳又曰格局清絕財帛奴僕皆有且微有權安知非道官邪老者太僕相視吐舌問之則果神樂觀提點也浦陳以次進蔣謂陳曰今歲甲午君當中式所惜者不永耳又謂浦曰汝保軀命足矣不第不足言也浦怒去陳果

壽

登是年鄉薦後六載卒浦丁外艱不得赴
試止子應麟年十九娶婦終數日亦卒浦
哭父與子過哀一病三月僅得不死太僕登壬
辰進士厥父公大中乙榜授涑水學諭厥弟宗
巖丁未進士皆如秋鴻之言

○南京聚寶山有僧名道清善風鑑往往有奇
中者成化丁酉子與同試朱天照昭毛真甫
柳子學顧士高范元勳司直朱近仁暨辛
卯貢士劉與清皆徵服造馬方諦閱而黃

何心不在相也

意者

和仲適至僧起逐遽謂和仲曰今歲發解必
屬君矣又謂士高曰接黃之武惟君一人他
日官居方伯則又非黃所及也謂予與天昭
貞甫姑瑛下科餘皆未許者獨指與清
曰君得金形面白鬚赤火剋金象也視
諸未許者更復遲耳初不知與清已中
既別去與清曰以予驗之知其術之繆矣
比揭曉天昭貞甫近仁與子皆在中列而
和仲與諸同在者皆下第明年與清登

登甲 未幾士高疾卒則其術無一驗
 者矣後二年上海談本驛為予言其術
 之神談為應天丞習儀報恩寺使道過
 清：曰公黃氣自天庭接眉宇必有高擢
 不出兩月驛馬已動必是北都正尹時十
 月朔也迨至十二月廿八日談復詣清嘲曰
 向云兩月今五十八日矣當復云何清拭目
 注視勿心曰前說必不爽也談大嘖而別明
 日除夕驛報至果陞順天尹噫僧之術

奚獨神於談而不一驗於吾教人也
 黠僧德貌貌美年少能足飛過項若
 無骨者與人握手行潛從後蹴其帽人不
 知為貌也尋犬墻垣如越戶限好服緋穿
 皂舄行市中訛之者輒被擊力愈雄者
 仆愈重嘗於廣東寄居僧舍總兵歐公
 帳下一旗牌勇甚見貌狀遽呼為興子
 大為藐窘辱旌牌白歐：遣勇士數人
 持挺迭於僧舍外貌不知赤手出君羊關

擊之貌佯求免擊者少急忽躍收一挺
運轉如風傷者過半衆知不敵棄杖伏地
歐神其藝羅致門下後擒王肖養貌功
居多吾友吳鳴翰從厥考大叅公於廣藩
目覩其事為予言之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善詩畫詩不經
人道語画片紙數筆人咸寶之不著色
以水墨模榻清氣逼人然亦無巨幅生平
好潔成癖陶成九轍耕錄載一事閱之

九成

令人捧腹

坊號南宮

宋克字仲溫居南宮生少任俠使氣好擊手劍
走馬及飲博游戲能以氣服人晚刮廁豪習
閉門寡將迎日閱法書名畫工草隸過鍾
王片紙數字人以重價購之洪武初仕至鳳翔
府同知

通

冠衲紀

張雨字伯雨號真居羽流也嘗學書於趙
文敏字畫道勁詩出入蘇黃尤善古律行

卓入妙與緇流衍斯道泐李潭復見心浩
覺源皆一時詩豪云

○張皮雀蘇衛人嘗為胡風子僕從胡術奇
妙日賣雷于市市童畀一錢輒以朱書雷
字於童掌令握固少縱雷即應聲張從之
以胡察其誠恪悉以術授之張貧無完衣髻
髮不冠亦頗顛駮袖有皮雀時作聲出則
羣兒相逐宣德癸丑三吳亢旱郡守况伯
律延張張曰須道流昇吾往况曰埃有雨

當昇而還張曰諾翌旦結壇義役倉有司列
侍張索酒數十瓶飲盡斲臥天無纖翳衆
譁歆散張欠伸索鏡鏡至以墨塗鏡而典虛
其中天亦黑雲四布惟中天露日張謂守曰
是無難俾道官塗之守懇請張握筆一塗滿
鏡雲亦忽合電掣霆飛雨如建瓴踰時守
焚香告足張拭鏡雨尋止守遣道流昇
張還贈以厚幣不納張贈沉香自刻小
象甚肖刻既即卒象今尚存後數月

抗遣使來取天蓬尺謂張在祈雨家人
以死告使遽還已得雨矣皆謂其得屍
解云

○成化初有僧來自鍾南跌於吳城卧佛
寺左廡戴一笠髮垂至眉越歲稍長
亦不削冬夏一衲問其氏名笑不言率
五六月一丐於市問所丐則曰肉共肉食
之輒盡雖數斤亦盡或一日無食則從激
井者乞飲飲亦盡一桶仍跌故處寺僧

一
覩之不見其溺亦未嘗如廁觀於寺者
踵相繼施之金帛不引手接人奠于其
前雖餒亦不以市食積而多為無賴子
持去笑而不吝監察御史王濬往視之
亦坐不起後竟死跌處無他異焉
以爲尸解也在苑生術第三

蓬窓類紀卷第四

益夢紀

黃緯

日升

○吾蘇大司寇俞公仕朝三歲時患頷腫疾鑿莫能療公之考克和益夢一老謂曰吾與汝見換虎頷骨故腫耳勿藥當自瘥克和竟不迎鑿腫亦自消及公長補郡庠生登永樂乙未進士至正統丙寅為大理寺正卿金臺有一寓僧善相公藝

服見僧求相僧曰相公之面與身俱不見貴而獨有虎領骨所以貴耳位當登三公必過一大難方享壽考後公果至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因少保于公謙事連坐而有遼東之役踰八年事得昭雪赦歸田里至成化丙申公卒享年八十二

夢與相皆驗

○ 兼文莊公父夢雙龍降屋脊語未畢都給事勅命至附馬周公景寓永平

○ 夢騎龍近天而行因請入京遂被召孫

狀元公賢未第時嘗夢金甲神人持一旌掃其門上有狀元字

○ 閩仙遊縣有廟於山之顛四方之人來此寢廟中以祈夢神每隱其機以示事後詳之無一不驗今秋官亞卿浮梁戴公為方伯時遣一校官代往祈之校官夢候于朱門外見闔官啓門出以小帖畀之上有左遷二字覺後不樂曰決不為戴告既

還謁戴曰無所夢必不佳汝第言之乃以實對
戴曰然則吾陞矣我朝故事憲使三品得轉
僉都僉都四品也方伯二品得轉副都副都三
品也視外每下一階吾其陞副者邪未幾 璽
書至果以副都御史鎮守鄖陽噫神可謂巧
於示而戴亦可謂善於詳矣

天順末蘇郡學生陳燧夢宴鹿鳴同生皆素
服不簪花為諸朋輩言之咸以為非吉徵後
陳登成化戊子鄉薦揭曉前二日適詔至乃

太皇太后崩訃也明日鹿宴果皆素服不簪
花其奇驗有如此

○禮部司務華亭戴儼與今故令閩西党俊同
赴春試後謂儼曰作夢中觀天門開放榜狀元
則吳寬也但不知何許人儼曰吳有其人真狀元
才也後書于冊以俟迨放榜今少宰吳匏菴
果第一儼為予言之予於王拱辰馮京事益
信

大方伯咸陽雍公世隆昔為吳令為予言其

庠生時嘗夢盜一牛騎歸未至家牛主追
及之反縛雍手以杖箠其背遂覺是歲登鄉
薦明年己丑進士乃悟曰身在牛上己丑也反
縛綁也蓋己丑榜進士云

成化丁酉今冢宰晉陵王公為大司成一日進
六館諸生而語之曰吾夢成賢街兩木參天
今秋必有高薦者大司冠浮梁戴公適以
監察御史提學南畿亦夢鹿鳴宴止居首
席者為太學生告諸試者曰努力爭先勿

使吾夢驗也是歲發解江陰劉繼武未揭曉
先以病歸不與鹿鳴宴其次太學建陽蕭銳
果居首席而浙江林霄中第七名則雙木
參天之謂也明年南雍第進士者惟霄一人
兩公之夢皆驗

吉水李暹以戊戌進士拜主客主事夢風雨
中度一嶺無所止棲匍匐至一家問之乃
同姓既覺自慰曰迨風雲際會北也未幾
弘治改元李以輕浮淺露黜為廣德別駕

至白茆嶺風雨奄至望一高門趨憇之則李
姓也與向所夢者毫髮不爽主客同年今
都水正郎陳于章為予言此

○成化甲午今同知台州府事陸君獻之赴試
南畿夢九日墮壓其頂陸驚而悟告友人
以詢吉凶莫能詳解此揭榜獻之以易列第
八名易之魁則徽州張旭也旭即九日之徵
而壓陸之頂陸故不得為魁云
東魯張鳴岐以進士來宰吳邑舟抵縣將

升輿既曰事有前定也學諭汪有本問故張
曰曠昔將選時夢舟泊斷頭港疑為不祥
今縣當水盡處適與夢符故既云

○陸源子同舍生洪之兄源妻娠將媿源夢
見一翁一媪翁謂源曰吾兩人當再世夫婦
吾為君之子妻為東城陳某之女翌旦俱
生有廕金在陳室左偏石礎下盡往取之
比曉源果得子往詢東城陳某果得女
陳所夢亦如是遂與發礎有石覆一甕

探之則清水也帳快而還是夕又夢前翁物各
有主不吾見故幻第携吾脫毛衫往當得金殿明源
與洪同往陳壁歲數人以錢源至置衫發甕赤金爛然
壁歲闕出又幻非鉄非土洪潛懷一枚還予親見之後
兩家女子竟不育

○成化辛丑子赴春試夢與今監察御史朱天昭
工科給事毛真甫三人同騎木龍飛逸天際自
謂必中解元賀其榮聞之問子序次子曰天
昭居前真甫次之又次則子也其榮戲曰木甲

屬龍辰象也其應在來科甲辰然必越三
科以序而中子甚不然其言後天昭中甲
辰榜第十真甫丁未榜第十二子則庚戌
榜第十四悉如其言恨其榮早卒不及見
弘治庚戌春試子與番陽顧均實同邸顧善
推步自云必第亦許子為同年子三場畢
夢登樓見少婦六人皆國色子驚而下
聞有問子名者一少婦曰此十四甲黃疇也子
思曰甲止于三十四甲惟乙榜貼禮部壁者

有此數耳因告均實均實問曰君入試度幾
予曰五度矣均實曰每試凡三甲今年二甲則
十四甲也後予果忝二甲第十四名可謂驗矣
成化丙申除夕予夢二神人花袍革帶過門
眇予言曰是矣予問故神曰吾將用汝予曰
奚用曰用汝作閻羅王子覺而思曰今歲必
第不第當必有死亡兆適賀君其榮至予為
言所夢賀曰閻羅王鬼頭也吳人呼鬼為舉
當為舉子頭中兆也淳梁戴公時以監

察御史提學南畿以所考十三府學子類
行應天府收試取十人為首又冠予十人之
上果如賀言十人者今稽勲郎中黃良貴
精膳郎中胡伯堅文選主事蔣惟深刑部
主事丁大用監察御史汪鼎夫丁未會魁董
萬英貢士孫吳錢綬儒士金元玉獎予也此三
試畢予又夢觀榜見予名喜甚然不列名
數又訛寫予書為易後予中六十四名蓋
易具六十四卦乃知所訛寫者正予名數

也

成化庚寅嘉禾聞近禮為吳學諭夢一
舉子持泥金帖遺聞詩二句曰明年九月
湖湘道應有行人報喜來厥明提學御史
山陰薛之綱送一秀才入學乃今監察御史
劉典清也堂拜時聞為言兩夢多但不知所
謂湖湘道何謂也明年辛卯湖藩具禮
帶來聘聞主試事畢間還吳至中途
忽得典清中試信其時則果九月初旬

進士潛山戴恩待選銓曹夢夕得官到任
廨宇咸無惟一葺葺舍殊不樂後半載拜主
客主事時禮部方惟回祿未即重建廨
宇果皆葺葺席為之迨典葺夢中無異焉

果報紀

李慶字原善蘇衛百戶也頌而肥家饒
於貨好結友各流名流多延譽主帥恒
以事委焉生四子有星士造焉原善俾
次第推厥子星士許曰皆武職也原善

意以安能皆得武職不樂薄贈而去沙湖
陳某居水鄉不通陸行陰蓄無賴操舟
若捕魚者伺察客舟行劫銀米錢布之外
咸不取蓋四者人同有無辨認故久不敗亦
有辭皆陳計也原善適督捕陳之材有惡
陳行者詳白原善因徃物色陳覺之封羊
擊豕歛原善出黃金百兩為餽且言不幸
而富故集怨生謗原善亦以陳富人弗信
受餽不究陳微問曰誰其云云原善笑
不卷強之曰某也遂別去陳遣群盜夜半
積薪環言者家四面縱火烈焰騰灼一
家四人蕩為灰燼原善又署獄事晨入
獄錄囚忽見言者在側原善與揖而僕
從無見遂問故原善心悸亟還使血如注
越五日死長子彬龍衣陰歸又死之嗣厥
弟三人相逼龍衣皆死今之龍衣陰者第三
子遺腹兒也嗚呼言者欲除害而得慘
禍原善受百金而殺一家一身之死不足

以償而必延及四子也。四子皆官。星士推步之術亦神矣。

監察御史王琰按吳日決杖不用荆以巨竹之本破而剗其腹以箠謂之番黃死杖。下者甚多有不死亦必倩鑷工出芒刺於潰肉中延醫下淤血數斗伏枕百日乃起。然皆有罪者也。一日至錫山有僧趨不及避。王見之遽命杖僧。瞬息氣絕。輿皂以告。王怒其詐。益杖卒不甦。乃去。後王得代。

還侍班內廷糾武臣失儀不實。憲廟

赫怒命錦衣杖王。午門外故事被杖者

厥明入謝。王勉强行禮。狼狽而出。越二日

死。臀肉腐潰。至不能歛。觀此則浮屠氏

果報之說亦或不誣。

吳鄒鼎富甚。舉家入粟拜官。鼎子珽與璣

珽仲子鎰皆七品散官。目矜姪海典。珽冢子磁

皆蘇衛百戶。李鼎卒。珽頗驕橫。璣早夭。妻

氏年二十貌美。孀範甚潔。就第中構別院。

奉其姑共居不踰戶閫歲時祀祭亦不出惟
遣婢捧璣主八院相對長號吳人賢之城有
顯宦喪厥配慕李歆繼之浼李嫂往諷李
聞蒙被臥不應嫂愧而去後嫂以它事至李
亦閉戶不納姑年九十餘卒時李年近五十
矣天或鑒李苦節特永其姑之年使有所
依也時琰共海亦卒家漸落磁視琰益橫嘗
被酒毆死其隣朱某釋金如土僅以身免又
健訟訟輒敗其鎰皆嗜飲博由是囊資空

乏田園繼盡惟餘所居而已磁妻闔又以不
道濟之間謂磁曰寡孀臥室內聞有瘞金盃
取之磁曰善磁妹嫁金山者適歸遂與疇翌
旦妹共闔往省李：欵留抵暮而散忽報
李死吳人或訝而悲磁遽火其柩既乃共闔
窪李之室迨遍卒無金不數月闔死磁毋
死磁亦死磁之子婦又死與九十之姑五槿
同殯一堂磁子魯貧無力葬并售所居葬焉
魯今累：無所棲止孰謂天道果遠邪

○有客行貨金陵舟抵上新河口覓將水船入城
舟人見客孤身適風雨驟至故逗留不進薄暮
纔至水西門闔止宿城下夜竟殺客沉于江
盡得所有遂富棄舟不操逾年生一子甚
愛甫弱冠家業蕩費迨盡父或出一戒訓
語輒被歐詈惟飲泣而已隣家不平嫉之
訟曰吾兒釋耳隣有術士能以乩召仙所言
甚驗往拜曰吾兒不事生業且悖逆有脩
改時否也仙附乩書曰六月初三風雨惡揚

子江頭一着錯。汝兒便是搭船人。請君自把
心頭摸。悚懼而退不數日憂懣而死金陵陶
文靖為予言之

○盛出血居吳城清嘉坊與人戲以手折人輒
出血故名隣翁老無子園池廣衍盛與翁狎
嘗問其地所從得翁輒道其詳盛潛寫翁
賣地券擇一已死者為中見人藏以俟久之
翁無恙乃謂曰汝地不吾歸何待翁以為
戲盛作色出券示翁：怒氣堵吭臆卒

盛為棺歛葬埋訖毀垣合翁地為一樹石庭榭
葺之加妍初無子既以計得翁地又生子意
願盈溢所生子五歲不言一日盛推乃之入園圃
游行謂曰吾老矣目前生業皆汝有汝不言吾
不樂耳忽應聲曰我即某翁也將有所待而言耳
盛驚怪一仆卒未幾子亦卒遂絕今地為從
姪汝誠有汝誠謂予言之

胡錦金其人多技能又善黃白術試輒驗每試
以成藥如芥或銅或錫或鉛一錢畀試者手自

封固置紅爐中出則赤金也攜李富人曹某慕
其術延歸胡以藥畀曹自為之須臾出謝曰驗
矣然不費所鎔金胡亦不問各就寢比二鼓曹扣
胡館率妻子羅拜牀下曰初訝君鬼般法雖出
謝寔未嘗鎔候君寢熾炭鎔之果得金矣翌
旦設盛筵列珍玩數重求授術胡但領之而去
抗有子嘒少保公謙之子延胡歸闕于密室
三日不與食峻刑迫之胡曰此某僧藥也吾嘗迫
僧授術僧不授殺而取藥今君殺我迫僧報

也吾弗恨于盡取其藥釋胡去子於虞允中
家見其術云以胡之釋辭也天下有道有如是夫

○郡別駕張徽酷吏也宣德中清理軍伍凡戶
絕無丁者必求其隣與買其田宅者巧構承之
結局於玄妙觀香華亭少不承即峻刑雜治
死者日凡幾子塾師賀宗振澄江人考賢嘗
為大理評事高皇帝時發石窩搜石死宗
振貧無依來吳僦屋以居值故軍言吉扯里
正月執賀往見張問其父名曰賢張曰非賢也

必賀耳言與吉字相同當必是同宗昆季迫
賀曰汝不為軍即為鬼賀不勝箠撻誣服
其酷剋率類此滿任去坐事下大理獄暴卒
故事囚斃經相視得出時盛暑迨相訖已三日
鬚髮脫落從拘竇中拽出膚體毀裂衣臭穢
不可近兩睛為鼠所食吳人聞之稱快

○陸花靴居吳趨坊吳人與商于吳者製履屨
烏必之陸陸之直視它工倍人趨之者製之良
也與子同里開嘗見一人來索履屨良久未

訖而去頃之倉惶來覓所遺金與陸相關無
獲泣婦經死未幾陸暴卒但自臆微溫家人
歛不蓋棺越五日復甦亟索食食未至附其
子耳語曰第勿買褚幣從城隍廟焚之能償
則返不然不返矣竟逝自臆不復溫家人日
往焚幣扣首神墀月餘莫甦瘞焉

滑稽紀

朱達悟滑稽之流睚眦必報或訛呼其名為
搭戶必搆中之乃已有與交者折簡畀僕

往逮朱飲僕及其門問焉訛其呼朱應曰吾是也
遂覓一石重百斤書其上曰來人稱搭戶頑石
壓其頸乃封裹給僕曰汝主索此物吾割愛
與之汝速歸毋息肩恐吾兒還則追奪也僕
極力負還主見之不覺大噓凡親交飲燕必
召朱朱必赴問登春一談使人捧腹不已一日
諸少年游石湖背朱往既解纜喜曰搭戶不
知也朱忽在舵樓躍出曰子在矣蓋朱預知皆
已賂舟子藏以待也眾驚為笑延朱即席且

飲且進朱曰湖有寶積寺函潔主僧善予
盍一登衆從之挈榼以往酒數行朱佯醉臥僧
榻日西猶未醒呼而掖之輒搖首曰眩莫能起
僧亦曰留衆先發朱從間道還時已暝乃濡
其衣履被髮擊手諸同游者戶倉惶告曰不
幸舟觸石沉于湖予偶得魚者援馬諸聞
者長少驚馬啼趨往至楓橋相值皆無恙惟
有笑而已朱但憤其背已與訛呼而其名而
為是小隙不貸類如此

蓬窻類紀卷第五

恠異紀

黃暘 日昇

武功伯徐公有真諱金蔭時聞滇南山中有
寺函潔林逵迂僻罕有至者一日往焉主僧
出迓一舍許公詫而問曰疲童畜羸馬無先通
者奚而迓僧曰山有水犬凡公卿大夫至輒吠
以報犬昨吠故出迓公至寺觀犬果木為之謂
能吠恐無此理不然僧固無從知也豈僧偶

知公將往托犬以吠神其事邪託以誅滇之人
問焉

予外祖武德府君張公開源居第在郡城顧
家橋西廳事右祠堂在馬堂右有地一區草
莽叢密每夜有鬼來堂中仰屋長吁家人
薄暮相戒不敢近其處府君遼陽省漢人
起自我伍歷有戰功授前職永樂中嘗奉使
西域往返萬里略無憚貌不甚揚騎射精絕
雅不信鬼神家人莫敢告一日廉知之夜二

鼓潛持刀往覘鬼果在突入刺鬼鬼狼狽奔
入草忽不見府君辰集家人雞草掘地得
石井濬可丈餘見骸骨一具驗之乃立以死
者甕鍍鎧甲為土所蝕紛朽莫可舉必武
臣遇急不屈躍入井者其忠憤激烈之氣久
不能伸故仰而吁也府君有所感觸為之具棺
裳瘞祖隴歲時祭掃畢以麥飯灑其塚
嗚呼武臣徇義以死姓氏雖未傳終得府君
收葬又享府君子孫之祀亦可見忠義食報

之驗也書為武臣勸

○劉福蘇衛人所居宜石塔營西貧甚恒稱貸只負薪以給日日以所贏歸貸主滿一券則易券復貸一日貸券滿劉病作力疾費券復往貸貸主羅洪然慮劉以病費所貸錢無所取償也遂拒劉憤恨病劇死劉之父時為吾家廐卒貧無葬地火其骸後三日貸主暮從石塔醉歸忽見劉梓衣索券羅昏憤仆地昇至家雙目直視以拳擊

墻若相搏狀指爪流血日各三百文不貸致我死何忍也家人知為劉羅拜乞免焚以楮幣祀以牲牢終不釋良久日喚吾父來原贈之家人匍匐強其父往以青蚨千輩為饋羅忽甦嗟夫若劉者可謂孝矣既死猶顧其親世之有親而不肯顧者媿於劉多矣書以勸之外祖武德府君誕辰子婿咸往賀之先府君與先太宜人首至明威將軍劉公英夫婦繼至而三母姨亦至劉鎮者三姨之夫也適有惡

賓莫能遣故獨後武德命馳馬以還報曰
抵暮乃來留馬以待燭至武德頗動色忽明
外馬嘶先府君與明威出逐見人馬皆淄泥所
封莫辨為誰也問之語知為劉掖而下沃其面
解衣問故自然莫對良久曰始吾入王府基青衣
數人截吾馬初疑為盜皆無所執持忽以土
擲吾面乃知為鬼予以馬策策鬼鬼亦脫衣
迎吾策既吾思曰策策馬馬當自進乃力舉
策策馬馬直突而前奪一鬼衣置鞍坐下鬼

畏蹊不能當始克抵此君羊往舉鞍驗之鬼衣
乃楮為之也蓋王府基張士誠廢址士誠危急縱
火齊雲樓死者無算計數然則鬼固宜有之若楮
衣吳人歲時火之謬意可資冥用者今鬼衣
尚猶楮也此竟何理也邪惜予未之見也姑記
以志異吾聞白鬼衣可以修身

○吳城鎮撫獄故無恠獄吏夜一往閱曰謂之於
風寒暑無間諸獄卒商曰托鬼以惴之後富
不來矢一卒遺窰窰中赤土夜伏草莽埃

吏至擲之幾中賴吏恠之越四五日一至至則復
擲數日一至又擲吏以白與獄者不復至矣獄
卒喜相賀賀之夜擲如初初以為佞中相戲
諸獄卒相視皆在自後無夜不擲者此又不
知何理也書以資論鬼者一談

表兄夏文正客魯時隣有初生子者親友
戲執而反接其手朱墨其面以鼓樂導且行
且篋遍游乃返仍繫於樹而群飲於堂忽一
狼至繫者大呼飲者以為詭不救少頃啓戶

惟白骨委地而已

七步蛇噬人不出七步死蘇郡學前有之擲工
楊某晨詣學為髻生束髮忽草中有物觸
其足如刺揚意七步蛇也亟以所挾剃刀剋去之
初墮地如錢既即如挑既又氣騰如烟忽歛縮
如桐子視之成炭炭矣噫可畏哉

以楊氏傷身事

子隣李孟本嘗往吳興市木之可薪者箴
而歸泊城下緝篷為室浮其上居以守忽有
有扣其篷者曰温州漕舟還否李以為盜臥不

答越宿復問且以瓦礫擲逢李曰鬼矣斥而去
既乃訝曰鬼何温州之問也厥明升岸遍索之
茂草中有棺書曰温州運軍某之柩蓋領運
而卒于是遂蓋葬埃它日載還也瀕死時
故鄉一念至是未忘耳孟本為子道其事

朱明寺前民家有牝犬乳一子翌旦有來詢犬
者徘徊囁嚅主疑而問之曰無它求見耳引之
見目睫有淚主益疑它日復至復不言故自後
三四日輒至至輒以餅餌飼犬問

誕而不情好子力力

之終莫言主給曰犬必妖也吾將身心之遂不令見
其人懼曰犬吾之父也夜夢語予曰業緣未盡
隨君家犬胎明將誕矣必三載而後釋覺而
恠之及來詢果符故不能捨主惻然敬畀之
去曰向云三載始釋不及期恐更它隨莫若
君所也主遂不以犬視犬省之者亦如故越三載
其人來泣請主畀之犬犬不繫而從至家竟
斃然則輪迴之說恐亦不誣也
魯獵者能以計得狐設竹窠于茂林縛鴿

穿之中而啟其戶獵者累樹葉為衣棲于樹
以索繫機緘狐入取鵠輒引索閉穿遂得其一
夕月微朗有老翁幅巾縞裳支一筇偃僕而未
且行且詈曰何讎而掩取我子孫殆盡也獵
初以為人至穿所徘徊久之月隨而暝乃亦
入取鵠亟引索閉穿則一白毛毳老狐也世言
狐能幻人信哉

弘治癸丑夏六月八日通州詭報胡冠至人
皆倉卒趨入州室家此實重咸棄不顧至潞

河舟少固克濟多憑河以涉溺者無筭潞
水填咽為之不流予嘗聞吳之故老云正統
戊辰九月楓橋有執皂旗者詭曰冠至時閩有
鄧茂七越有葉宗劉成聚眾作耗人心方懾
故皆不及致詳競趨入城至相蹂踐死于閭下
亦無筭翊旦乃定郡守金華朱勝求執旗
者掠殺之事正與此相類故併記之
吳一匹者溺囊視腹倍大似可容一釜有窻
能溺立而起則委地日蹒跚於教場僻地箕

跌而馬人異而憐之所馬亦足糊口至于今尚在

柳御史彥輝正統甲子奉 爾玉書督捕閩浙風稜峻厲兩者靖肅陞山東按察副使未幾閩有鄧茂七者聚眾作耗藩臬謂柳嘗立鄧為干長事聞 朝廷震怒命錄輝家時柳已卒柩還葬之明日錄者至百口咸就繫赴京師朝命盡發遼東鐵嶺從戎柳事妻沈獨下浣衣局景泰庚午沈弟璇

適當匠亦來京一夕夢柳告曰汝幼明日當釋亟往迎之比曉且疑且往既至典局者方呼沈問所親有無無則復收入局璇於人叢中忽應聲姊大驚相抱持慟哭傍觀者皆泣下遂歸吳吳人至今神其事

黠盜紀

黃鐵脚穿窬之雄也隣有酒肆黃往貫肆主不共黃戲曰必竊若壺肆主以器勿飲是夕肆主手壺置臥榻前几上鐫戶甚固遂安寢比曉失

迨

壺視鑄如故。亟從它肆物色。壺果在。問所將曰：黃某主詣黃問故。黃用一小竿，竅其中，俾通氣。以猪溺囊繫竿端，從窬引竿，納囊于壺，乃噓氣，脹囊舉而升之，故得壺也。

席英王勇，巨璫汪直將佐也。騎射絕倫。汪失勢，無倚，乃肆劫掠，殺人甚夥。羅卒謀擒之，兩人不自安，故遁。各念母在，不忍舍，乃白晝控弦矢入城，別其母，過闕王廟，又逆下馬，入叩首，行謀而從者逾千人，莫敢近，遂出宣武門去。群羅龍衣。

至永平所親家，乘其深浴，擒斬之，噫，兩盜入京城如入無人之境，且能使千夫莫近，其名英勇亦稱情矣。惜不善用其英勇，而惟誅戮也。以不料之斯，則有一胆勇，直捷，亦世為智人，藝也。

京師西郊多貧民，每晨入傭，取直資養。迄暮歸，往往有死于道者，積而多焉。兵校潛察之，則所死皆貧民，訝為鬼。一日，群校伏茂草中，以竦比瞑，有歸者一人，龍囊掛手，仆以一地死，羣趨擒之，乃人也。檢所得，止三十文，問

曰彼而讎也邪曰非也曰所利幾何而殺之曰
吾懼禍也吾窮人打窮人則所得必廉則
人不疑吾盜所殺百人矣君幸校寬或遂送
之官磔于市

祛惑紀

吾家有巨犛大白質赭章犗猛異諸犬外人至
者莫敢闚予戶予一日從他所暮還見屠兒
繫吾犬以往亟止詢之家人曰犬近為妖遇夜
奄地作坎闕之室噬戶欲出不能出長號如

泣予曰爾未知也犬性守闕之室非其性故噬不
能出其職廢故號縱之外奄地試厥小利能凡
此皆守之道矣其妖遂斤屠去還其值今數
年犬尚在而無他也

世以初五十四二十三三日為月忌月忌云者百
事不利於此日也蕭口一談莫之敢當成化壬寅予
鼎新弊廬預向匠氏立木無所擇工完日值
吉值凶天也築礎以蒺一曰月忌予曰汝第二
禍在予亟命匠氏乎曰完矣曰胡不即立偶

過見之止予曰歲建在寅若家面東一不宜也苟得
吉辰庶幾或可今辰何辰而此舉乎予曰初二
匠民約工完立木吉凶不較也巫違其言書此
破拘忌者惑

成化某甲予下第歸自金陵每學舍郡散
後獨留誦習家僮楹餉至亦命之去學故
李司徒徒廢址相傳鬼物戲人嘗群聚宿
號或見有如風帆從甬道馳入或暗中牽毛
汝寅之衣或燈下假曹鳴吉之撒然皆耳

聞一夕予假寐齋居外有軒一區布地以板
上踏踏如人履聲傾耳聽之久不輟予執燈
啓戶視之見一狸奴噓予投骨未竟也

○吳下多淫祠五神者人敬之尤甚居民億萬
計無五神廟者不數家廟必極莊嚴富者
闔勝相誇神象赭衣冲天巾類王者列于
左五夫人盛飾如后妃列于右中設太夫人五
神母也皆面南貧者亦繪于板奉之曰聖版
版繪工家主人賫香以往樂道以歸迎象亦然

至則盛設以祀名曰茶筵又曰待天地召歌者為
神侑歌則詳神出處靈應以誅人言後主人就
夕廟見娶婦不祀廟不敢會親友有事必禱
禱必許茶筵祈神祛病愈訟勝成歸功之神
報禮不敢後苟病死訟敗則曰心不誠耳因出
一語為神訕中人家一祀費千錢多稱貸為
之吾家廳事亦有一廟子孫漸衆居頗隘欲毀
之未幾予病瘡甚危咸咎予輕發毀廟語予
聞之曰吾與五神不俱存吾存廟必毀神能死

極 日是

我廟存矣數日瘡止予曰不可失信於神遂毀之
今二十年無他疾也然信則有不信則無

賀美之先生解元息之父也解元卒予弔之問
其葬美之曰予之服暮暮之日葬期也及期
陳留尹王柳夫來謂予曰賀氏先塋向方與歲建
相值暮之日值其兄之生辰而又的呼厥父皆陰
陽之大忌盍往沮之予戲曰人言不信陰陽惟美
之與子若往沮之美之將謂子能明於已而面
暗於人矣乃謝不往柳夫佛然則去匍匐往

沮之賀不從而葬焉厥後往美之壽終七十有
七家子慈迄今無恙家益饒裕川的呼歲廷
之說不攻而自破矣

河豚水族美味也吳人好之江陰常熟特甚每
正月至者為頭起富貴家爭先趨之一尾有至
百錢者好事謂其腹中白膏為西施乳又誣
東坡云喫河豚直得一死皆甚言其美也相傳
倒予塵隨釜中其毒滋甚故真必以傘蔭
釜然往往有中其毒而死者病目者食之必

青瘡瘍者食之加甚醫家云飲溷汁乃解然
則人何苦好之也口腹累人至輕軀命而不顧
愚哉

商販紀

周仲明瘍醫曹家子習舉業不第家日索謀
生計於所親曰江北販蟹風使必獲厚利遂與
陳某陸某同往抵寶應得蟹婦一晝夜抵揚
子江將渡颶作天暝同行或止之周莫速婦送
渡中流風烈篷桅俱拔竟覆周偶得繫

蓬索挽而升諸蓬陳亦從水中出共周同載
隨入海有頃月從洪濤中出周四百無際相合
號泣意必為魚腹中物且餓寒弗堪忍至月
轉而西聞雞唱周喜曰人家近矣蓋海潮復上而
隨之來也此曉蓬若有物相礙兩人探之得淺沙
含蓬而趨又聞打鐵聲隨聲以進得一人問
之則江陰縣界去溺處三百餘里丐食而還陸
亦得救先還以溺告周之妻子已招魂成服矣
周還暮歸擊戶家人疑鬼集眾啓戶相抱且

悲且賀如隔世人周至今尚為癆醫酒誠可謂
幸而免矣書為冒險求利者戒

後改號餘生周餘
生為人清儉不群

釋宛紀

承天寺前故多盜蓋其為吳城闔閭多富室又
有委巷臨其前四通八達易出沒也有蔣盛者
雖無賴徒兒然出力給諸富家驅使而不為盜
貧未娶一母年八十餘日惟取其力之直以養子
姻王訥菴先生亦居其里子一日詐王見蔣曰
首徑措一武士繫而行一老泣而從里人皆嗟

咨嘆息若為蔣不平者予怪問故訥菴季子
惟仁時與予皆庠生為予言曰蔣以愚得福
耳疇昔之夜忽君幸盜粉墨其面持仗劫吾隣
家垣堅宇峻未克即入蔣適在從壁隙窺而
叱曰汝某某也吾識汝不去何待盜悉驚竄
隣遂獲免今盜掠宅氏被擒詞連逮蔣往有
死而已予曰知其非盜而坐視其死可乎惟仁
毅然掖予同往白所司分列群盜逆鞠之得
非盜情遂釋蔣寘群盜于法噫若蔣可謂

愚而忠矣惜其至今尚為里中鰥夫而無為
之娶者

順治三年仲夏遺民處松子閱



蓬窻類紀卷第五終全集

道光辛巳郡中方有修志之舉
思廣搜遺籍以助多聞適估
人以鈔本各種相示唯此冊最
舊因購之在明人著述中不多
得也向為楊五川所藏尤足珍
重云

復見心齋十月廿六日記

去冬十二月望間余友管佛容來談及伊家藏有此書刻本
聞之喜甚後以思誠歲不暇反以此書刻本
必假刻以校抄本遂注借之
卷首王序後有
有曾三序其是重刊冊則非其舊曰矣右曰逢軒吳記云壬午堯夫

省曾三序
未錄

管氏所藏刻本亦積有與此異者就字之可存者
校諸上方由有異者著之於卷尾恐為重刻時增

補也澹亭一條今條撰毛憲清句下多兩長未懸忠

繼之崑山人也自上增皆字下四至四人改作五此必後

人增蓋而然不可概逃虛子條末有云少師公有叔名震

者公回至家不容相見日汝從西方之教而請東方之

難之不能請置我何地何見之有以可廣已并聞故存

之餘即有二并無是重輕不復反云 同日記

越上元後百間牒無事仍將刻本校一過刻不

如抄者志未校出因抄固主本中摘錄之况

省曾三序云云日記二卷刊記一卷知所校也之序云云



西

館圖川
藏書宗

卷一